

2025年
11月13日
星期四
责任编辑：
程凯 王荣
美术编辑：
张海珍

大方阵

■赵恺

1942年，日军占领云南松山腰新滇缅公路，远征军团兀然受阻，民族战争直面绝境。历史把松山变成东方直布罗陀。胸脯对峙胸脯，眼睛对峙眼睛，额头对峙额头。1944年6月，中国军队发动松山战役。10个团队，10次血战，历时95天，中国军队以7763位将士伤亡为代价赢得胜利。松山战役打破滇西战役的凶险局面，拉开抗日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。役后69年的2013年，松山县以12个方阵、402尊雕塑建起中国远征军雕塑群祭悼国殇，其中最后一尊雕塑是号兵。

山之松？
松之山？
针叶林，
阔叶林，
交叉林：
云南，
树的家园。
拥抱热爱的是根须，
托举追求的是绿叶，
支撑灵魂的是躯干。
年轮依偎年轮，
连缀成史诗长卷。
每一片树叶都雕凿弹洞？
每一块石头都历经血洗？

每一寸泥土都邂逅刀剑？
呼啸九十五天，
缄口六十九年。
多少脚板流离失所，
多少白骨无人收敛，
多少乡音寻觅炊烟：
七千七百六十三。
惊涛挥拳击裂岸，
怒江东发铁弓缘。

虎豹出穴，
凤凰涅槃：
尘去土，
血净迹，
泪余斑。
尊尊石崖似蜂巢，
子弹粒粒嵌胸前。
弹之家，
金属山。
弹洞不结痂，
国殇尊尊卧悬棺。

中国军人，
使肝假义胆。
百姓不苗兵是穗，

百姓天空兵是雷，
百姓铁鞘兵是剑。
将军的将军：
文天祥，
岳武穆，
穆桂英，
花木兰。

远征军奉命集结：
新建制，
新口令，
新军衔。
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：
军歌永不变。
军旗漫卷三个字：
向——松——山。
军旗为尖兵，
军刀是主攻，
军歌作后援。
镰锄犁耙预备队，
母亲孩子走中间。
悬崖绝壁十二方阵，
风起云涌大西南。

老兵之方阵，
皓首苍茫似雪原。
枪已瘦，
刀未卷，
弓开弦，
纵使已到伤情处，
泪亦不轻弹。

扶上山，
推上山，
背上山。
二十八辆轮椅上：
二十八个掩体，
二十八条壕堑，
二十八个交叉火力点。
是这里：

子弹在这里上膛，
血泪在这里扑倒，
生命在这里折断。
是这里：
杀死鬼子的班长，
被鬼子洞穿！
入夜燃青灯，
破晓舒黄卷。
俯身不睬半根草，
仰面悲伤一只蝉。
班长，
佛门的兵。
袈裟换戎装，
木鱼护家园。
老兵不死，
只是凋零。
俯身托起松山上，
金珠玉粒嵌神殿。

将军方阵，
东方哭墙。
腹背受敌，
横着站。
同盟国的将军，
中国将军：
军阶最高，
境遇最险。
掷手雷，
拼刺刀，
徒手战：
司令楔入列兵间。
战马哭泣老将军：
骨兀磔，
鬃飘逸，
泪涓然。
炮兵方阵，
军神集团。
炮弹漫羽翎，
划出壮美一弧线，
七彩圆，
像飞天。
苍穹的独白，
雷的誓言。

小兵方阵，
少年班。
和枪杆比高低，
和军装比长短。
匍匐战壕中？
不在课桌前？
没有削铅笔？
却在拉枪栓？
母亲站在斜阳里，
行进东方山系，
行进史诗长卷。
哭墙之一侧，
俯仰招魂整十四年。
一丝，
一丝，
一丝，
民族热血流号管。
青铜交响诗，
盘旋喊松山。

兵马俑，
是信念。
坚锒扶鞭，
结草衔环。
步起步落，

揉弦拨弦。
一阙《别塞北》，
一阙《哀江南》。
不是战马成就功勋，
而是功勋成就战马。
人性血汗马，
厩槽似神龛。
诗人说，
向前敲瘦骨，
犹自带铜声。
骑兵说：
骑上马背就是驾驭境界，
它拓展空间，
它引领时间。
远征军，
征多远？
步兵腿脚量大地，
没有军鞋用草鞋，
没有草鞋用血肉，
没有血肉用骨骼：
舍身大地怀抱里，
跋涉又攀沿。
十个脚趾十个路标，
十个路标一个方向：
向——前。

殿后的方阵是军号，
一个号兵，
如瀑天籁洒人间。
不用青铜，
胜用青铜：
泥土雕刻的声音，
是军事法典。
行进松涛森林，
行进松涛森林里，
行进史诗长卷。
哭墙之一侧，
俯仰招魂整十四年。
一丝，
一丝，
一丝，
民族热血流号管。
青铜交响诗，
盘旋喊松山。

星火初燃

1922年2月，雪花纷飞，沈家第五子生于淮安，父母为他取名沈曾华。
军阀的马靴踏碎运河冰面，枪声像腊月里炸开的爆竹。深夜，乌篷船悄悄离岸，母亲把最小的女儿搂在怀里，用衣襟堵住啼哭，父亲把几块温热的银元塞进士兵冰冷的手心，换得一声含混的放行。船过扬州，灯火渐稀，一家人在腥咸的江雾里抵达上海。

隔壁的振华幼儿园铃声清脆，那是中国银行给职员孩子备下的“安全岛”。9岁的沈曾华被送进岭南中学上海分校，每2周回家1次。1932年，其父被调往苏州。

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沈家又一次踏上逃难之路，终点仍是上海。岭南初中已搬进南京路大新公司楼上，教室窗外是“大世界”的霓虹残片。1939年，沈曾华加入“上海市学生界救亡协会”，负责联系六七所中学，集邮的火苗也在悄悄燃烧。

麦伦集邮协会首次邮展在学校二楼最显眼的地方。沈曾华在油灯下刻木刻，一只口衔橄榄枝的鸽子冲破铁丝网，成了《邮集》月刊封面。

春天里，沈曾华把邮册缝进棉袄夹层，沿地下交通线一路北上。少年远去，炮火邮路，从此星火不灭。

淮南印迹

苏北平原霜降早，麦苗被冻成青针。集邮界暗流涌动，苏中与淮南同时决定发行邮票。淮南抗日根据地如匕首抵南京汪伪咽喉。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迁至盱眙黄花塘，交通总站随之落脚。中共盱眙县委党史工委原主任侯明铎说：“黄花塘是当年淮南心脏。”

1943年1月，江淮大学南迁旧铺，新四军第二师与淮南区党委在大刘郭召开“双英会”，沈曾华走进陈家砖井“新路东报社”临时印刷所。半塔镇鱼

淮海烽火 英雄壮歌

淮安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淮安市文化建设研究会

红星邮票烽火记

■特约撰稿 许亚平

塘村砖井组七旬老人姜广兵回忆说：“我家对面小沟就是印报处。”沈曾华当时看到脚踏机旁堆着小票，才知道解放区邮票诞生在茅草房中。

1943年2月底，沈曾华被调往盱眙县委，机关藏在高家岗山窝里，三面环沟，一面临洪泽湖。春荒凶过敌人，农民一天两顿白水煮青豌豆，无豆则嚼豆饼。沈曾华在县委交通站（即交通科）任秘书兼“青抗”，供给制下月资仅够买1斤猪肉，家信一枚“私”邮20分，月限数封。

“稿”字邮票专供通讯员，新华社电报纸被裁成方寸，油灯下写稿贴票，成为烽火通行证。首批“私”邮出自桐城手摇机，与抗币同印，后转“新路东报社”，木刻翻到石印机上。沈曾华在京寻到刻版师米纳，老人说：“刀要快，版要平，墨要厚。”首版淮南票30多年后首展，淡绿五角星“私”邮，“稿”字红星是新闻通讯员专用邮票。

彼岸寻梦

1990年盛夏，沈曾华去美国加州探亲。电话铃声响起：“您好，我姓解，北京集邮协会的，听说您到加州来了，欢迎！”三天前，圣何塞市的亚洲邮票店店主贴出海报称，即将召开中华邮票会座谈会，欢迎北京沈曾华。姓解的邮友得知后，立即循声而至，他白天写程序，夜里点检新中国邮票，缺的就是乡音。“沈曾华”三个字像邮戳，“啪”的一声盖在心上。于是，他拨通了沈曾华的电话。

时间倒回1980年11月，机械工业部组团去美国考察，在纽约举行的“中国展览会”上，当沈曾华摊开隨身携带的小全张，几位美国邮商俯身细看并惊呼：“Fantastic（太棒了）！”那一刻，新中国邮票在美国的土壤里悄悄埋下一粒种子。

十年后，在旧金山联合广场，老牌邮商的橱窗里摆满新中国邮票，标价牌变成红色的“Sold Out（售罄）”。营业员耸肩说：“中国票，现在最热，有点供不应求。”

美国中华集邮会旧金山分会会长，满头银发梳理得一丝不苟。他驾车带着沈曾华进行“集邮一日游”。傍晚，在餐厅里，长桌尽头，一位拄着拐杖的老者用川音自我介绍：“成都出生，延安长大，专集中国邮戳。”话音刚落，七八只酒杯同时举起。

邮票只有方寸，却能让语言各异的人围坐争辩，又在碰杯时齐声用汉语说“干杯”，这便是集邮最动人的地方。

邮缘重逢

1980年，周世民的女儿把新出的《集邮》杂志递给周世民，封面下方鲜红的“稿”字四方

连像一粒火种，瞬间点燃老人尘封的记忆。周世民的手颤抖着，连声说道：“沈曾华，他还活着！”

周世民是盱眙县四十里桥人。1942年初春，日伪准备大“扫荡”，淮南抗日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，淮南师范停办，周世民当时在盱眙县委工作，不久，上海地下党派来两名大学生，其中一名背着帆布包，就是沈曾华。

1943年夏末，一纸调令，沈曾华被调往江淮大学工作，须星夜启程。周世民从贴身笔记本里抽出自己珍藏的“稿”字四方连，那是淮南交通站印制的专用邮票。他把邮票塞进沈曾华的手中，说：“拿去，纪念咱们的战斗友谊！”沈曾华攥紧邮票说：“等小鬼子滚蛋，城里见。”说罢转身，背包在田埂上起伏，像一叶远去的帆。此后，沈曾华随部队转战苏皖、渡江、解放南京，一路向南。周世民留守淮南。

盱眙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马培荣摊开档案说：“沈曾华调往江淮大学，周世民赠其‘稿’字四方连，墨迹、战地邮戳，一一对应。”

傍晚，周世民合上杂志，呢喃道：“当年我把邮票当作火种送出去，今天邮票又把我带回他跟前。”

伦敦展陈

1990年，伦敦泰晤士河畔，7框《华东人民邮政》如同7节静默的车厢。沈曾华在地上摊开邮集，指尖掠过112张贴片，像将军检阅部队。他自设三令：序言电报殷殷，编排战役图殷准，选品剃刀般利。

写序时，左摊《中国革命史》，右摆目录，灯光如迫击炮弹直射凌晨两点。终稿仅一句：“华东解放区邮票诞生于敌后邮路，战火中由分散走向统一。”

规则扩5框为7框，区票稀缺。1942年淮南“稿”字四方连、淮南区“平”邮全张、赭石色山东战邮方票，沈曾华将这三种邮票用红色标签标注为“Known 3（已知存世3枚）”“Unique（孤品）”，译史为邮句，黑体眉题、副题，说明排枪般齐。

英国评委在盐阜火车站四方连前驻足12分钟，低语道：“若真，马来亚战地邮如儿戏。”他随后留言“A moving frontline post office（一座会移动的前线邮局）”。

沈曾华合册，硝烟未散，已化异国敬礼，齿孔缝住过去与未来。

薪火永传

1953年，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地尘土飞扬。沈曾华拎着一只旧皮箱

踏入这片热土，箱底静静躺着往年集下的解放区邮票，他没料到，这一“躺”就是25年。

1961年2月，厂工会俱乐部第一

次举办邮展，这是沈曾华离家后第一次带着自己的邮票公开亮相。

沈曾华的邮集在1999年北京世界邮展上首次为中国赢得大金奖加特别奖。他被誉为国际邮坛“大奖俱乐部”的中国第一人。

2004年10月，沈曾华因病住院。2005年，医生委婉地告诉他“时日无多”。为不留遗憾，沈曾华决定把珍藏60多年的“稿”字四方连邮票公开拍卖，并将拍卖所得悉数捐给一汽，设立“自主创新奖励基金”，捐赠现场就设在沈曾华女儿家里。

沈曾华躺在病床上平静地说：“这枚‘稿’字四方连邮票陪伴我60多年，抗战时一直被我揣在怀里，如今要把它献给一汽，希望下一代汽车人把自主创新再往前推进一步。”

2005年11月7日，北京嘉德拍卖会现场，槌落，200万元！中国邮票单项纪录被刷新，现场掌声雷动，沈曾华的四个女儿给病榻上的父亲打电话，老人连说“好，好”，手里捧着《洪流集藏》一书，久久凝视着书中那枚邮票。2006年4月23日，沈曾华安详辞世，享年84岁。

时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总经理竺延风在捐赠仪式上说：“沈老对一汽有两大奉献，一是将25年黄金年华献给一汽，二是将一生挚爱的邮票献给一汽。这份厚望，金钱无法衡量，唯有用自主创新作答。”

沈曾华的妻子黄真说：“我们把邮票捐赠给一汽，是因为对这片土地感情太深，希望全体一汽人把自主品牌做大做强。”

沈曾华的二女儿沈长春回忆说：“1971年我进厂时，父亲只交代了一句‘不要告诉别人你是我女儿’。一年多时间，没人知道我是沈厂长的女儿。”沈曾华的三女儿沈晓珊哽咽道：“最后9个月，父亲一边接受治疗，一边校对拍卖资料。父亲用最后的力气，把他的初心留给了中国汽车工业。”

2008年，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举办“新四军集邮家沈曾华事迹展”。黄花塘新四军军部纪念馆馆长卞龙说：“‘稿’字四方连邮票的故事就发生在盱眙，邮票与他日日相伴，他的精神与我们同在。”

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顾问许孔让环顾展馆后说：“淮安是周恩来总理的故乡，黄花塘是新四军军部，今天旧貌换新颜。”时任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副会长刘广实说：“这次展览展现了沈曾华战斗的一生、革命的一生，对教育下一代很有价值。”

“沈曾华自主创新奖励基金”已资助了一汽多个技术攻关项目。每一个项目上都印着那枚红色的“稿”字四方连水印，像一枚永远滚烫的邮戳。

邮册合上，灯影仍红。那枚指甲大小的邮票，替沈曾华收藏了石印机的“嗒嗒”声，盱眙河上的桨声、盐城夜空的炮火声，如今继续为中国人“造血”。邮火不息，故事无尽头。